



文论天地

强化文学批评的感受性

郭国昌

当前,“批评的缺席”、“批评的失语”之类的诤语充斥着文学批评界。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所面临的种种前所未有的窘境,引发了人们对文学批评的又一次反思:文学批评到底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当前文学批评受到人们的普遍指责,主要是由于文学批评自身存在的一些明显缺陷。在经历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个人化”和90年代的“边缘化”之后,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又处在了“全球化”的风口浪尖上。全球化时代语境不仅使当前的文学批评在追求自己独立的批评形态时变得异常艰难,而且往往导致文学批评变成了“全球化”的一种附庸。一方面,当前的文学批评在建构自己的批评话语时过于倚重西方文学的思想资源和理论话语,一系列西方文学批评的基本概念和批评术语被成套地挪用当当下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当前文学创作现象的特殊性和作家作品的差异性被极大地忽略了。从探求文学批评话语现代性的角度来看,通过对西方文学批评话语的引入来建构自己独立的批评话语当然是有价值的,然而一旦我们自己力图要建立的文学批评话语却是以忽略自己当前的文学发展的实际感受、体验和为前提的话,那么这样的文学批评话语只能是生硬的西方文学批评术语的罗列与堆砌。

另一方面,当前的文学批评在展开具体的批评实践时又往往过于借助现代媒体的传播平台和运作方式,一个个的文学事件接二连三地被制造了出来,而具体的文学作品却被弃置于文学批评的“后台”,文学批评活动被时尚化了。批评家要么为了市场和声名而奉迎,要么为了友情和关系而褒扬,却很少有人为了文学作品的艺术高下而说真话。没有深入到文学作品内部的批评活动只能是利用从西方舶来的新名词和新理论来制造娱乐话题,引起批评事件。远离了具体作品的时尚化批评对当下的文学创作是很难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的,它受到人们的大泛质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其实,无论是就文学批评话语建构

的西方化来说,还是就文学批评实践运作的时尚化来说,造成这种缺陷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前的文学批评远离了当下具体的文学创作,放弃了对于文学批评的本质思索。如果是有社会承担和艺术使命的批评家,他就必须抛弃那种迷失主体自我、丧失批评良知的胡乱命名式的批评游戏,恪守文学批评理想,呵护当下文学创作,回归到文学批评自身中来。那么文学批评到底意味着什么?别林斯基说过,“任何文学都应该是广义上的生活的表现,而文学批评则是对矗立在生活大厦之上的文学所展开的美学优点的程度的评判,作品是文学批评的立足点。”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是文学批评的核心,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批评方法,也无论评判什么样的文学现象,都必须以文学作品为出发点,离开了具体文学创作的文学批评,无论话语方式如何翻新变更,其实都是缘木求鱼,丧失了文学批评的根本。文学作品是作家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精神活动创造出来的产品,当它进入批评家的阅读视域时就变成了批评对象。因此,一部文学作品其实联系着作家和批评家两种不同类型的主体,而以文学作品为中心的文学批评本质上应该是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对话。法国文学批评家蒂博代说:“文学的正常状态得以建立,几乎一边是作家,一边是有道德的、有修养的、有耐心的读者。”作为有道德的、有修养的、有耐心的特殊读者,批评家要在坚持批评主体性的前提下与作家平等交流,相互倾听,进入到文学作品的内部,从而让文学批评真正成为对“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思索。

当然,强调文学作品的核心并不

能使当前的文学批评摆脱所面临的一切困境,问题的关键在于,批评家将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不同的文学作品。因此,在具体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批评家应当遵循一条最基本的批评规律,这就是文学批评的感受性原则。中国古代的《文心雕龙》、《诗品》、《沧浪诗话》、《艺概》等文学批评经典对文学的艺术规律的揭示,都是建立在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感受性基础上的。只是到了“五四”新文学革命开始后,出于反对封建旧文学的需要,这些传统的文学批评经典在当时大多遭到了否定。然而,在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下,“五四”新文学作家又相继建构起了更具现代性的、以当时的新文学作品作为感受性基础的文学批评体系,像周作人的随笔式美文批评、李健吾的感悟式印象批评、朱光潜的距离式审美批评、茅盾的社会式分析批评、梁实秋的超越式人性批评等等,都是非常具有个性的。在当前的文学批评整体失范的情形下,当我们的批评视角返回到中国古代和现代的一些文学批评的经典文本时,我们会发现文学作品的感受性原则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根本意义。

重建文学批评的感受性原则是符合文学发展的艺术规律的。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说,文学作品是作家对发生于现实生活之上的情绪感受和人生经验的

审美选择和艺术超越。从批评主体的角度来说,批评家也只有以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情绪感受和人生经验为基点切入到文学作品中,才能实现与作家的精神共鸣,从而完成文学批评实践中由对文学作品的具体感受到理性评判的动态过程。强调文学批评的感受性原则意味着一方面要坚持文学批评的审美标准,文学批评是对文学作品自身的内容与形式结合的完美程度所进行的美学分析、阐释和解读,甚至批判和否定,而不是离开文学作品以外的主观臆断和实利追逐。另一方面,要弘扬文学批评的伦理精神,批评家要保持文学道义感,更要秉持艺术良知,在对文学批评标准和批评理想的坚守中发出属于自己的真诚声音,而不仅仅是出于自我炒作或哗众取宠的目的而趋于流俗。当然,文学批评的感受性原则并不是要抛弃甚或否定文学批评的其他原则,提出这样的原则只是为了强化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为文学批评的出发点的优先性。如果当下的文学批评家都能够认识到文学批评的感受性原则在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优先意义的话,那么新世纪以来的文学批评也可能因此而得到提升。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学界新论



源远流长(中国画)

季爱民作

以独特的方式走进历史

汪守德

设置了一种紧张、压抑而又诡异、悬疑的氛围,来反映真实的战争和战争中真实的人及其命运,使作品具有了较强的阅读张力和吸引力。

在这一特定的战争环境下,围绕药房展开的斗争是相当错综复杂和扑朔迷离的。新生与腐朽力量之间在生死关头的较量往往是十分残酷的,黎明前的时刻也往往是最黑暗、最寒冷的。在作者笔下,大药房表面的平静中闪烁着的却是刀光剑影,是听不见呐喊的你死我活的厮杀。作为围城内应的我地下党人如周西明、金子明、刘胜、癸勇等人,为了战争的胜利,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他们受责任和使命的驱使,舍生忘死地同敌人巧妙地周旋,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直至勇敢地献出宝贵生命,这些人物的平凡朴实而又真实可信的,富于形象的光彩。以陈梦、秋雪、傻子为代表的敌人,虽然其下场早已注定,但依然是拼尽全力

来做殊死的抵抗,要把活动在茂昌大药房的我地下党全部斩尽杀绝,表现出了极为狡诈、残忍、暴戾的本性,这就使历史在这个纠结点上充满了残酷血腥的气味。作者对此所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描写,特别注意运用许多独特而耐人寻味的情节和细节,使作品具有了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

作品的笔墨是朴实、简洁而又细腻的,但却生动地描绘了围城之下的人们真实的生活图景。处在战争环境之下的人们,无时无刻不面对饥饿与死亡的威胁,无时无刻不进行着生存和心灵的挣扎。如以较多篇幅描写的高家人,虽然也写了他们的恩怨和感情纠葛,更揭示了他们在战争的血雨腥风中的不可知的命运,其看似温情的生活实际上蒙着的是噩梦般的战争阴影。为挽救陷于敌手的宝山,他们忍痛让静美嫁给敌营的韩参谋,这无疑意味着美好事物的毁灭,给宝

山、静美以及全家都造成极大的心理创伤。高玉德虽然倾向革命、向往光明,但面对残酷的斗争内心是复杂的,有时也表现得游移不定,其人格、道德和精神都经受着战争的无情洗礼。警察局长蔡受天则是那个历史时代的特定产物,他为人所不齿的见风使能的投机行为,最后招致的必然是覆灭。李云凡则因战友的牺牲必然证明自己的身份,一直在委屈和痛苦中隐忍。作品对这些人物的刻画是相当准确深刻的,他们都不是单色调人物,也不都是按照简单的线索发展的命运,每个人物在其特定的生活背景中又都有其逻辑性和必然性,因而富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也使作品在表现战争题材上因具有其独到之处而显得意味深长。

作者严肃的创作态度和作品所达到的文学质量,使我们在欣赏这部作品时感到,小说虽然反映一个熟悉题材,但只要为读者提供出陌生的体验,让人产生新鲜感和强烈震撼,就有助于人们在回眸历史的时候,获得一种全新的解读和感悟。

长篇电视连续剧《狼烟》为观众所展示的“军旅艺术”既不是常见的硝烟弥漫、你死我活的战争场景,也不是和平时期生机盎然、壮怀激烈的军营生活,既不是一般性的戍边卫国、舍己为公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歌颂,甚至也不是高歌猛进的英雄主义气概的张扬,它所拷问的是长时期的和平生活条件下人们正渐渐麻痹了的国防观念,警示人们如何树立新型战备理念,时刻准备应对可能的战争风险,灌注着强烈的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敲响了和平年代的国防警钟。

经过了几十年的和平生活,战争的概念似乎离我们十分遥远。因了近些年接连发生的“沙漠风暴”行动、科索沃轰炸、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人们开始体会到了世界并不太平,局部战争的风险依然存在,特别是高新科技在战争中的作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继而成为军事领域的前沿课题。《狼烟》一开场,中国东部核工业城市宁海正展开联合军事演习,面对强敌海、陆、空特演是信息战的多路袭击,城市的供电、供水、金融系统瘫痪,铁路、高速公路被迫关闭,核电站面临着随时发生核灾难的危机。尤其是预备役部队的指挥系统的失灵,差点让担任B方总指挥的宁海预备役师第一政委、国防委主任的朱北阳沦为俘虏。演习的失败,让市长朱北阳联想到宁海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两次沦陷的事实,如何建立一支战斗力超强的预备役部队来防御随时可能发生的信息化时代的战争,保卫这座核工业城市的安全被郑重地提到了市长的议事日程。

如果说建立高效的国防动员机制和强大的城市防御体系是为了防止可能的战争“狼烟”的话,踌躇满志的DA师代训师长高达转任预备役师长却真正燃起了他人生道路上的“狼烟”。一个年轻的富有军事才干且令人欣羡的高技术装备的正规军代理师长,在军队现代建设如火如荼的当下,注定有着辉煌的前途和未来。然而,一夜间,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被任命为预备役师长,面对着报到第一天吹了半天紧急集合哨却集不起队伍,面对着一支装备极差、纪律松散且各具活思想的预备役部队,高达不能不黯然神伤,痛苦万份,甚

居安思危话国防

戈耘

至于绝望地准备以申请复员来回应让自己百思莫解的“命运”安排。出于一个职业军人对于军事事业的无限热爱,当他从另一个角度思考问题,面对军区副司令钟元年打造一支强大的快速反应力量,展示全新人民战争威力的战略构想,面对朱北阳推心置腹的期盼和责骂,面对路佩佩、曲颖两人一往情深的鼓励、支持和帮助,那股职业军人永不屈服的精神重新在他身上苏醒过来。在不改变DA师类别、不调拨骨干力量、不增加军费开支的现有基础上,在朱北阳市长和李义成政委的全力支持下,对内强化军事训练,提高官兵素质,对外寻求地方支援,以诚意和韧劲赢得科技前辈万国强、曲志光的理解和信任,依托宁海造船厂和韩叶宏达公司的资金支持,他和他的团队终于克服重重困难,初步完成了宁海战争资源由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的战备机制,完成了集指挥、控制、通信、情报、侦察和监视为一体的E6W系统的设计与建设,形象化地完成了剧作对于寓军于民、军民结合,打赢信息化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现代国防理念的思考。透过高达在面临人生巨大落差时刻寻找自己生命和理想支点的过程,既圆满实现了一个职业军人在和平年代人生境界的升华,也鲜明揭示出强大的国防实力对于防御可能战争的重要价值,深刻诠释了国防不是军防的重大主题,对受众进行了一次生动形象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国防教育。

为顺利完成剧作的既定目标,编导别具匠心地调动了各种叙事元素,把一个宏大的主题铺展得有声有色。为了增强作品的市场号召力,编导选取像罗嘉良、巫刚、伊能静、陈慧珊、杜雨露、侯勇等一线当红演员,组成了强大的创作阵容。为了实现深刻思想内容的艺术化表达,最大限度增强剧作的观赏性,作品在广泛展现部队与地方、家庭与社会、国防与经贸、私企与外企等宽广社会背景的同时,有意加入了许多亲情戏和悬疑剧成分。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有效地提高了剧作的艺术概括力,在严肃政治主题中增加了浓厚人情味。而韩叶祖父自杀真相和如影随形的历史恩怨、商战中扑朔迷离的明争暗斗、同网络黑客和黑恶势力较量中出人意料的阴谋与反制等等,都让剧作充满了悬念,给人以欲罢不能的观赏期待,使一部严肃的正剧有了较多“好看”的戏剧性效果。

都是平等的,都是受惠于大自然的滋养的,因此,人类不可以凌驾于大自然生命之上,人类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位置,尤其是要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是呼唤生态道德。文学讲人性讲人道,但千古以来,文学的人性和人道在大自然面前都是自私自利的,都是片面的。因为人性和人道只是强调了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却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如果人与自然不能和谐共存,如果人类时时以牺牲大自然、破坏大自然为代价来谋取生存的资金,或获得物欲的满足,那么大自然一定会惩罚人类。因此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行为准则,完善生态道德和生态法律是现代人所应有的品德,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前提。有了生态道德的人类,才是真正的文明的生命。

三是追求和谐的生存方式。人类的一切活动,最终目的是追求和谐的生存,这是人类文明的目标。但和谐的生存并不只是身处和谐社会,还应该人与自然和谐。也就是说,人的生存还应该建构一种绿色的生存方式,一个优良的社会一定是没有失去“大自然”的社会,一个和谐的地球是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地球。

大自然文学的价值追求是顺应世纪潮流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也即体现了作家的现实情怀,也展示了艺术的前瞻性。刘先平所倡导并亲身实践的大自然文学与西方生态主义思想和绿色哲学可以说不谋而合,他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申,也是人对自身的重审。如何摆正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使人类的生命得到一种真实的确认,正是大自然文学的价值取向。从这个角度来看,大自然文学就不仅仅是对大自然的绿色书写,而是超越了对大自然礼赞式的吟咏,实现了对大自然生命价值的关怀和尊敬。

用文学呼唤生态道德

谭旭东

道德。其实缺失生态道德的人类才是大自然真正的破坏者,这也是不尊重生态伦理的。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人性的一种沦丧。刘先平对大自然文学的见解可以说是非常有建设性,也体现了作家的清醒的大脑头脑,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主张符合人类对和谐地球和美好生态的追求,大自然文学的创作实践也充分展示了其价值关怀及美学意义。

从刘先平等人的大自然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出其价值关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表达对大自然的敬畏。这是大自然文学的立足点,或者说是它的第一个艺术视角和立场。在《呼唤生态道德》一文里,刘先平就说过:“大自然养育了人类,但人们似乎愈来愈忘记了这一事实。”从刘先平的大自然文学作品中,就可以发现,作家首先是把人置于大自然之子这一位置来书写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即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人与大自然的生命